

百大家評註史記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百大評註史記

上海中華書局
印行

百大家評註史記卷之四

狀元 蘭岫 朱子蕃 彙輯 會元 藿林 湯賓尹 校正

老莊申韓傳贊

狀元修撰朱之蕃評

按老子謂孔子曰吾聞富

者送人以財

仁者送人以言

言吾今竊效

仁者而以言

送子乎因語

之云云大都

欲其柔弱不

爭以遊於俗

也

用賢評

大史公合老

莊申韓為一

家而推老子

為深遠大較

得之

福建文宗胡定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

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

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

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季表曰曰

態色淫志此皆務華而為威德累者故謂其當一切去之孔子去謂弟子曰鳥

老子之道一以自隱無名為務據此言亦足以觀之矣孔子去謂弟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

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言

變化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於是老子更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

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按索隱曰時人莫知老子而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

適周而見老
聃蓋問禮也

莊子乃謂孔
子見聃而歸

三日不諱曰
吾見老子其

猶龍乎丘之
於道其猶醢

雞與吾不知
天地之大全

也是何尊之
之過也吾意

莊周老聃之
流欲借孔子

以尊聃耳而
何史迂亦輕

信而述之

冢宰大學士申

時行評

朱子謂莊子

才高如老子

又謂其不肯

學孔子所謂
智者過之者
也按漁父盜
跖胙匿庚桑
楚皆南華經
篇名

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聞然

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南華經亦有寓言篇名寓寄也作人

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作漁父盜跖胙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孔子之術畏累虛元

桑子之屬亢桑子王邵本作庚桑楚人姓名莊子云皆空語無事實然善

屬書離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宿

學謂老其言恍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

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際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

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污瀆演汚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

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

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疆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謂而主刑名

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謂非為人口吃不能

天官學士徐顯卿評

此篇在其言恍恍自恣以適已處截上叙其學下叙其事然總是以自隱無名為務脫不得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一句意

翰林學士全天叙評

叙事處少獨述非之說難一篇可覽

又評

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畧可見

翰林檢討肖雲舉評

夫子沒微言渺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極人巧

道說而善著書 子斯俱事荀卿斯自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

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

疆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嘉之於責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

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

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五蠹內外儲說林

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能自脫說難曰

唐荆川曰此篇與韓子微異煩省少不同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能自脫說難曰

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說之尚非意以

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說之尚非意以

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李九我曰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凡說之難知

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沈蛟門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

以說合其情故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

云吾說當之也彼為名高而我以厚利之說進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棄遠矣則彼以為累名而棄遠我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彼以為厚利而我以名高之說進則所說實為厚利

奪天工惡端
幻變百出而

不亂以文發

吏術亦甚難

哉

狀元修撰孫繼

臯評

通篇以知難

為主先以三

非字反說引

起既用名高

厚利作眼行

三節結以不

可不知為一

段又用身危

行眼行六節

以故曰帶下

亦結以不可

不知為一段

又知歸所說

至所以親近

不疑為一段

而以知字起

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茅鹿門曰說以名高則與彼之文飾合
利豈不中彼肯綮然彼尚顧高名也故陰用其言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
而顯棄吾身此說所以甚難而為吾人當知也
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
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
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欲
為功而吾與知焉則必妬我矣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
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彼說
大人之短以為竊已之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驚權韓子驚權作貴重謂存彼細
事情乃為譏刺間也
詐而賣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說人主所愛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快
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則疑其借我而資彼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
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季九我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見屈辱也汎濫博文
則多而久之倦其久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歸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霍昆湖曰
說之主也歸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彼自知其計
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
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猶概

而後不輕說此韓非說難之大旨也

又評

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調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乃卒以此受戮陶淵明云嗟哉韓非竟死說難惜哉柱國大學士李賢評

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說謠無所不至適足以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遇

榜眼侍讀李廷樞評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白應

格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歸之無傷也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

也有與同失者則明歸其無失也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歸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臣君子善

而初不從則且退待君之悅君之悅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知盡之難也知盡之難謂人臣盡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合曠

君也君之渥澤周浹于臣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殷本紀云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百里奚為虜晉世家云襄滅虞公及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

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韓子作能宋有富人

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

其子而疑隣人之父茅鹿門曰子親也而先言之則勢必取疑矣昔者鄭武公欲

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沈蛟門曰關其思之言豈不投機而遂蒙顯戮何也觸秘計也胡君

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

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關其思以言合而死是甚者為戮也隣人之父以言中而取疑是薄者見

上文語照應
文法

又評

秦王悅非而
李斯姚賈害
之豈非之說
其有傷乎同
計同行者乎
春坊庶子黃洪
憲評

張文潛謂史
遷將老子與
申韓同傳非
是強安排真
源如此也真
德秀謂老子
將欲翕之必
固張之將欲
奪之必固與
之此陰謀之
術則申韓之
所本也
館師學士沈一
貫評
鄭人非不知
用其臣之謀
也而闕其思
以費非以其

疑也故非知之難而處知則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
則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
哉為母之故而犯則罪衛君心愛彌子故以為罪而反以為孝不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
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一本念作啗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
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
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嘉疏
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
然戾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
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
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
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
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
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
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

謀之忠戢也
以售計也其
子非不受也
而胡以滅其
所以為親愛
者非也以市
利也嗚呼以
春秋之時而
有是以鄭武
公之賢而有
是也后世宜
鏡已
狀元修撰朱國
作評
此其事在彌
子瑕無足論
者若夫端人
正士則母病
雖聞君車不
可橋而駕也
聞母病而視
視非孝子也
矯君車罪則
毀傷其肢體
得為孝子乎
抑事君子是
為不忠是可
為也孰不可

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虛無體也。因應用也。變化於無為。故者書辭稱

微妙難誠。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

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礅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李九能按

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宜苟然哉。于老子曰。無為自化。于莊

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于申不害曰。本於黃老。而主刑名。于韓非曰。喜刑

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夫無為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

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

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齊景公時。

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齊師敗績。景公

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

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

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將兵。杆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問伍之

翰林庶吉士陸

燦評

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

而二子俱刑名法顯竟以

刻急自滅其身何大背其

師說耶

兩浙文宗蘇潘

評

斯以藥死非一節罪不可

道矣

哲評

論申韓之慘而歸之老子

遷之論確矣而世乃議之

曰先黃老馬何耶

侍讀學士方孝儒評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

為

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

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日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影下漏

謂下滴漏以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親戚左紀監甲暫反

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索隱曰什音赴什者卧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

期過日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

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

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

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

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

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云苟使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於事不拘君命

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馭馬之左

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馭馭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又斬馬之左驂以徇者在左故也

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

人也其事甚偉然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渴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閔公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

又評

宜故賤惡法不行而請所寵所尊蓋逆知其必不用命而欲藉以行法也立表下漏折費之意已萌矣至於外表決漏而其意已決豈待問軍正哉惜費在其計中而不悟耳

宗伯王世貞評看此處義嚴

食最比其羸弱者必耳反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於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約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

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寢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寢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子吳起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

詞屬令人不寒而慄

翰林修撰沈自

郊評

此與孫子斬寵姬之意同

又評

斬賈之事漢

以後不可行

矣

狀元修撰孫繼

早評

穰苴之取勝也為齊一時

之利而諸田

之日強也為

齊世世之害

狀元修撰焦誠

評

按考要云和

原號太公因

原名因齊田

敬仲世家云

太公求為諸

侯周天子許

之十九年田

和立為齊侯

和卒子桓公

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

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

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

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

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

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茅鹿門曰婦人性本喜笑

而見孫子之按陣只視為狎戲一般故復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

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

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

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

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

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楊慎曰不願下觀蓋有憾於殺

二姬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

午立桓公卒
子威王因齊
立此不云和
為侯似闕也
翰林編修鄭德
傳評

按吳越春秋
云吳王登臺
向南風而嘯
有頃而雲霧
臣莫知曉王
意者子胥深
知王之不定
乃薦孫子於
王王召孫子
問以兵法每
陳一篇王皆
稱善
柱國大學士李
賢評
斬王之寵姬
二人此與田
穰苴斬莊賈
同律
探花編修湯賓
尹評
古者天子之
遣將躬為推

破疆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門外絕書曰吳縣武家
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
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從人所錄耳。索隱曰臏頑忍反龐龐涓
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皮江反涓古玄反

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
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足欲使之形體不全則列

國莫之用。則彼雖賢。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
於已而無所施也。

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

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

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

問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

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問

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

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

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李九我曰雜亂紛糾謂事之錯雜不就

穀曰間以外將軍制之故

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殺魏

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

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

可以寵幸奪

也

國史修撰高岱

評

相與友而陰

嫉其能乃先

則之欲其不

用於世肅不

負消消先負

貲矣

翰林編修鄒德

傳評

重射謂以重

相射即下千

金是也註非

館師學士沈一

貫評

機義當為擊

非牙戟也

又評

可擒而擊救闕者不搏旁鹿門曰音搏戰謂救闕者當善為解之無以手

也批亢擣虛按批者相排批也亢者抗也言敵人相抗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

之虛也此當是舊語升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

故孫子以言之也

彼自為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

解兵也

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

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

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嬰魏也

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申瑶泉曰王劭接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

無十三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

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

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虎蛟門曰伏後

蹶猶挫也素魏武帝曰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

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應前百里趣孫子度其行暮

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

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

攻其不備
館師學士沈一

貫評

直走大梁此
伐其所必救
也孫子先算
一步棋矣
狀元修撰朱之

著評

此並是將略
中所稱藏於
九天之上動
於九天之下
蓋不必矢石
之間而勝者
太史修撰陸可

教評

吳起傳本諸
家之言而成
文所以首尾
無呼應處
家宰大學士申

時行評

盟臂而盟亦
壯志也然終
母死不奔喪
則無行甚矣
又評

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晝。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謂賢子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子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與前句相應

謂賢子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季九越欲以成

妻以求為將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

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士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

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

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申瑤泉母死不奔喪此吳起一生曾子薄之。而與

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

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人此魯君

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

克曰。起貪而好色。至荆石曰王邵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

嘗人惡之者必惡之於君也不直用嘗

君字

少師大學士王

錫爵評

善寫起所以

得士之心

又評

述此便見起

能使士卒死

戰

宗伯大司成趙

用賢評

李克謂起貪

而好色而此

言其廉平又

云節廉豈其

性本貪而因

欲立功名故

自矯勉耶

翰林學士全天

叙評

按此段本戰

國策而文法

少異

又評

按此與文侯

險而不

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毋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妻實於魏猶有貪迹及其

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衛文侯以為將擊秦拔

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

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

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乃為之吮疽爾固有何不足而乃若此哭乎母曰非

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

死所矣是以哭之之為效死故曰妾不知其死所言必為之死也文侯以吳

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此見三苗雖

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之皇叔門曰今河南城為直

阪在太原晉陽修政不仁湯放之此見夏桀雖險而不足恃殷紂之國左孟門按紂都朝歌

今孟氏在其西今言左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

則東邊別有孟門也

此見殷紂雖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法言

時李克翬橫
論相同律

狀元侍讀孫繼

集評

起之功誠出

田文之上而

田文所以能

折服起者起

畢竟是殘忍

的人衆心不

服為君者終

不敢以為心

腹故也然則

立心制行之

間所關匪淺

鮮矣

宗伯學士蔡昂

評

起之入楚多

戰功太史公

並為虛語以

序次之而不

及其治兵合

戰之畧惜哉

天官學士徐顯

卿評

按吳起在衛

則卿黨謗之

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
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

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

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孰與者言子與我孰優也文曰不如子此治民理財不起曰守西

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此吳起是一件起曰守西

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此守境威鄰不起曰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

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申端泉曰前三件

是人心不信一件不及他就是不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

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韓公叔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

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

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

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

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僕教

之此言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

至

此言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